

美国犯罪现场小说

劫案

一大批黄金在运输过程中被神秘地调包了，
罪犯消失得无影无踪，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一切归于平静后，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美) MICHAEL CRICHTON 迈克尔·克莱顿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劫案

现代
短篇小说



劫案

(美)迈克尔·克莱顿 著

王胜 王平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劫案 / (美) 迈克尔·克莱顿著; 王胜, 王平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387-2415-8

I. 机... II. ①迈... ②王... ③王...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当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2192 号

吉图字: 07-2008-1834 号

Copyright© 1975 by Michael Crichton

Worldwid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Version Copyright© 2007 by Tim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of Jilin Publishing Grou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劫案

作者	(美) 迈克尔·克莱顿
译者	王胜 王平
出品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赵岩
出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总编办: 0431-85638648 发行科: 0431-85677782
网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本	660 × 960 毫米 1/16
字数	23千字
印张	12
版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854年5月至10月

精心准备

1 火车上的搏斗

当东南铁路公司的早班列车经过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和樱桃园时，它已经驶离伦敦四十分钟，达到了其最高时速每小时五十四英里。一个身穿红色制服的司机正驾驶着火车，火车发动机涂着明亮的蓝色油漆，他面前没有司机操纵台或风挡玻璃的保护。在他脚下，机工正俯身往炽热的发动机的炉子里铲煤。在噗噗作响的发动机和煤水车后面是三节黄色的头等车厢，接着是七节绿色的二等车厢，最末端是一个灰色的、没有玻璃窗的行李车厢。

当火车咣咣当当驶到海岸边的时候，行李厢的滑门突然打开了，车厢内正上演着疯狂的搏斗。搏斗双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一个纤巧的、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正向一个魁梧的、穿蓝色制服的铁路警卫发起进攻。虽然瘦弱，年轻人的出招还是很漂亮的，他向那笨拙的对手发出了一两次有力的打击。真的是非常碰巧，那个已经被打倒跪地的警卫竟突然往前一跳，抓住了措手不及的年轻人，顺着被打开的门把他扔了出去。那个年轻人跌落下去，像个破布娃娃一样在地上弹了几下。

警卫喘了口气，回头望了望快速远离的那个倒地的人物的身影，关上了滑门。火车继续前进，汽笛声刺耳。很快，火车驶进了一段不太陡的弯处。

噗噗作响的发动机渐渐远去，变弱，逐渐弥漫在铁轨和那个纹丝不动的年轻人身体上的灰烟便是剩下的全部。一两分钟后，那个年轻人动了一动。在剧烈的疼痛中，他靠着一个胳膊肘支撑起身体，似乎想要站起来。但是他的努力是徒劳的，顷刻又倒了下去，最后抽搐了一下，就完全静止不动了。

半小时之后，一辆车厢黑色、轮子深红的四轮马车沿着与铁轨平行的土路行驶过来。到了一座小山处，车夫停下了马车。呈现在面前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士，穿着时髦的深绿色方领角长外衣，戴着高顶海狸皮帽子。这个男士爬上小山，将双眼紧贴着双筒望远镜，扫视着远处的铁路。突然，他目光落在了那个俯卧的年轻人的身上。但是这个男士压根没有试图去接近他，或帮助他。相反，他一直站在山上，直到他确信那个年轻人已经死了。这时，他转到一边，钻进等他的马车里，向着北面的伦敦原路返回。

2 江洋大盗

这个与众不同的男士就是爱德华·皮尔斯，此人命中注定臭名昭著，以至于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也很想见到他被绞死。此人一直是个相当神秘的人物。就外貌而言，皮尔斯高大英俊、三十出头，留着浓密的红胡子，那种胡子最近在政府雇员中非常流行。从言谈举止和着装看，他堪称一位富有的绅士；他颇具魅力，谈吐迷人。他自称是米德兰兹绅士的孤儿，上了温切斯特，而后去了剑桥。他是英国许多社交圈的常客，有很多地位显赫的熟人，如部长、国会议员、外国大使、银行家等。尽管单身，但他在可胜大街十九号有个大房子，那可是伦敦非常时尚的一个地方。但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旅行，据说不仅去过欧洲大陆，还去过纽约。

当时的观察家们对他的贵族出身未加质疑；新闻报道经常称皮尔斯是个“流氓”，这是个用来指堕落男性的词。一个出身高贵的绅士竟然从事犯罪的勾当，没人真正想反驳此事所带来的震惊和刺激。

然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皮尔斯出身于上层社会；事实上，关于他在1850年以前的背景是没有任何确定信息的。现代的读者们习惯于“真实的身份”，将其视为一个普通的生活事实，也许会对皮尔斯过去的模糊性感到困惑。但是在那个时候，出生证明是个新发明，摄影术是门新生艺术，指纹识别完全不为人所知，很难去明确地辨别一个人的身份；而且皮尔斯也特别注意让自己显得捉摸不定，甚至连名字都是充满疑问的：在审判时，各种各样的目击者都宣称认识他，他是约翰·西姆斯，或是安德鲁·米勒，或是阿瑟·威尔斯。

其巨额财产的来源同样受到质疑。有些人说他是一个数代相传的纽约家族的合伙人，那是家非常成功的公司，生产槌球设备。槌球是个一夜之间风靡于喜爱运动的年轻女士中的一项运动；合乎情理的是，敏锐的年轻商人在这个事业上进行了一点投资，而变得富裕起来。

也有些人说皮尔斯拥有几家酒馆和一支小型的马车队，领头的是个面目阴险、名叫巴洛的车夫，他前额有道白疤。这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拥有酒馆和马车是要同黑道有关系的。

别忘了，在那个时候，猥亵和酗酒是温切斯特和剑桥的特点。维多利亚时期最有着科学头脑的人——查尔斯·达尔文，在年轻的时候，也把大量的时间花

在赌博和赛马上；大多数出身高贵的年轻男士更感兴趣的是获得“一个大学的身份”，而不是一个大学的学位。

有一点是真实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黑道也支持许多受过教育的人赌博。他们通常是些马路画家、假推荐信的作者、“做些小东西”的造假者。有时，他们变成了骗子。但是总体来说，这些人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悲惨的罪犯，更值得公众的同情，而不是谴责。

相反，爱德华·皮尔斯绝对是精力旺盛地走向犯罪的。无论他的收入来源是什么，无论他的背景真相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是个高明的盗贼或窃贼。他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来为大规模的犯罪行为提供财力支持，因此他被称为“江洋大盗”。在1854年中期的时候，他已经酝酿出了一个详细的计划，要进行他的“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次盗窃——列车大劫案。

罗伯特·阿加，一个著名的撬门贼，也是配钥匙和撬保险柜方面的行家里手。在法庭上他坦白说，当1854年5月底他见到爱德华·皮尔斯时，距他们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两年。阿加那时二十六岁，身体状况良好，只是咳嗽得厉害，这是他儿时在三仓道教堂附近的一家火柴生产厂工作时留下的后遗症。那家公司的房子通风不好，充满磷的白色烟雾整日弥漫在空气中。众所周知，磷是有毒物质，但当时有太多的人急于找到工作，因此对工作几个月就可能会引起人的肺部衰竭或下巴腐烂的工作也有人争着干。

阿加是个火柴棍浸渍工人。因为他手指修长，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做名撬门贼，而且很快就在这一行成功了。他做了六年的撬门贼，从未失过手。

过去，阿加与皮尔斯并没有直接地打过交道。但他知道皮尔斯是个大窃贼，经常活动在其他城镇；这就是他为何长期不在伦敦的原因。阿加还听说皮尔斯很有钱，时不时地为姘头提供食宿。

阿加交代，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位于七表盘的一条臭名昭著的犯罪巷外围的酒馆。用一个观察员的话说，这个著名的酒馆是“各种打扮得像淑女的女性们的聚会场所，同时也是在每个拐角处都能发现犯罪分子的地方”。

在这样一个充满邪恶的地方，当然会有来自首府警察局的便衣警察潜伏在这里。但是一些对下层生活感兴趣的有素质的绅士们也经常光顾“公牛-熊”。因此，当两个穿着时尚的纨绔子弟懒散地坐在酒吧里边看着屋子的女人们交谈时，是不会引起任何人特别注意的。

阿加说这次会面事先并无安排，但当他看到皮尔斯出现的时候，并没感到惊讶。据他回忆，没有寒暄和开场白，谈话就开始了。

阿加说：“我听说斯普里英·黑尔·杰克会经威斯敏斯特离开。”

“我也听说了。”皮尔斯用他的银头手杖轻敲了几下，来引起酒吧男侍者的注意。皮尔斯点了两杯最好的威士忌，阿加因此推断这会是个很正式的讨论。

“我听说，”阿加道，“杰克去了南部，想在度假的人群中捞上一笔。”在过去，伦敦的扒手在晚春时节会去南部或北部的城市。扒手的存货都是匿名的，并且很难长时间扎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却不被发现。

“我没听过他的计划。”皮尔斯说。

“我还听说，”阿加继续说，“他在火车上干了。”

“他可能已经干了。”

“我听说，”阿加边说边盯着皮尔斯的脸，“在这列火车上，他与一个他搭伙的绅士盯上了某些东西。”

“他可能已经干了。”皮尔斯再次说道。

“我还听说，”阿加突然一龇牙，说道：“你和他搭伙了？”

“我可能会，”皮尔斯说。他啜了一口威士忌，然后盯着酒杯。“这里过去要更好些。”他若有所思地说，“内迪一定在销赃。你听说我参与什么了？”

“一个劫案，”阿加说，“坦白讲，是个很大的拦路抢劫。”

“坦白讲？”皮尔斯重复道。他似乎想找一个有趣的短语。他从吧台转过身来，看了看屋子里的女人们，有几个女人很暧昧地回望着他。“每个人都听说这个活儿比生命都重要。”他最后说。

“哦，是的。”阿加认同了，然后叹了口气。

在他的证词中，阿加非常清楚地涉及到当时的喜剧化的动作。“我走了，你知道，这好比说我的耐心正在耗尽，因为皮尔斯是个谨慎的家伙。但我还是想认真应付他，所以我深深叹了口气。”

沉默了片刻。最后阿加说：“我们两年未见了，很忙吧？”

“旅行。”皮尔斯说。

“欧洲大陆？”

皮尔斯耸了耸肩膀。他看了看阿加手里的那杯威士忌和他到来前阿加已经喝了半杯的姜水，问道：“触觉怎样了？”

“非常好。”阿加说。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伸出手，平摊开手掌，五指分开，一点也不颤抖。

“我可能有一两件小事。”皮尔斯说。

阿加说：“斯普里英·黑尔·杰克善于保守秘密。我知道大量的事实。他权力欲膨胀，地位重要，但嘴很严。”

“杰克被送进监狱了。”皮尔斯礼貌地说。

如同阿加后来解释的，这句话含义模糊。它可能是说斯普里英·黑尔·杰克已经躲起来了；也有可能是说他已经死了。这得依具体情况而定。阿加没有深问。

“你说的一两件小事，会是剽窃的活吗？”

“是的。”

“冒险吧？”

“非常冒险。”皮尔斯说。

“室内还是室外？”

“我不知道。到时你可能需要一两个‘金丝雀’，嘴严点儿。第一笔进展顺利的话，以后会有更多。”

阿加喝完剩下的威士忌，等待着皮尔斯给他的下一个命令。

“是钥匙吗？”阿加问道。

“是的。”

“用蜡还是直接拽？”

“蜡。”

“快活儿还是慢活儿？”

“快活儿。”

“那好吧，”阿加说，“我是你的人了。我能很快做出一个蜡活儿，比你点着雪茄烟还要快。”

“我知道，”皮尔斯说，他把吧台上的一根火柴划着，凑近了雪茄烟的顶端。阿加微微地战栗了一下，他自己不吸烟（事实上，吸烟也就是在最近才重新成为一种时尚），因为从他在火柴厂工作起，他每次闻到磷和磺胺类药剂的味道时，都会感到剧痛。

他看着皮尔斯吐着烟圈，直到他吸完烟。“那会是什么活儿呀？”

皮尔斯冷冷地看着他说：“到时你就知道了。”

“你嘴真严。”

“那是，所以我从未进去过。”皮尔斯说。他的意思是自己无入狱记录。在后来的审判中，其他目击者驳斥了皮尔斯的说法，说他曾化名为阿瑟·威尔斯在温切斯特因盗窃入狱三年半。

阿加说皮尔斯给他的最后一句警告就是保持沉默。皮尔斯随后离开了吧台，穿过乌烟瘴气、嘈杂的公牛—熊酒馆。他迅速地俯身在一个漂亮的女人耳边低语了几句，女人大笑。阿加转过脸，从那天晚上开始，他回忆不起任何事情了。

4 不知情的帮凶

亨利·福勒先生已有四十七岁，他是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结识爱德华·皮尔斯的。福勒欣然承认，他对皮尔斯的背景知之甚少：皮尔斯说他是个孤儿，受过良好教育，家道殷实，有一所漂亮的豪宅，豪宅配备有最新的附属设施，其中有些还相当精巧。

福勒先生尤其记得，在皮尔斯房子的进门处有个用于取暖的精美壁炉，炉子的外形是套盔甲。福勒先生还记得在一块毛皮下有个漂亮的户外用的铝制双筒望远镜。福勒对这个望远镜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一直想为自己也寻觅一个，但是八十先令的价格实在不菲。显而易见，皮尔斯非常富有。在一次便饭中，福勒发现皮尔斯还很风趣。

福勒绞尽脑汁地回忆起 1854 年 5 月末，发生在皮尔斯家中的一个插曲。那是有八个绅士参加的晚餐聚会，话题主要是关于在伦敦市内建造地铁的提案。福勒认为这个提案非常乏味，在吸烟室里喝着白兰地，但他们却仍谈论它，这让他倍感失望。

随后谈论的话题又转向了最近在伦敦某些地方发生的传染病——霍乱。这种病的死亡率接近百分之一。接着他们又争论起卫生委员埃德温·查德威克先生的提案，即清理市内新建排水系统和污染的泰晤士河的提案。这个争论对于福勒先生而言，无比枯燥。据可靠的官方消息，福勒得知“管道专家”查德威克即将被解除职务；但福勒已经被要求发誓保证不泄露这个消息。他喝着白兰地，越来越觉得疲劳。事实上，当房子的主人皮尔斯先生向他打听最近一起未遂的火车劫金案的时候，福勒正准备道别。

皮尔斯向福勒打听此事是再正常不过了。因为亨利·福勒是威斯敏斯特赫德尔斯顿 - 布拉德福德银行公司总裁，爱德加·赫德尔斯顿的连襟。福勒先生还是这家生意昌隆的企业的总经理，从公司 1833 年建立起，他就专门负责外币业务。

当时世界经济是英国的天下。英格兰的煤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生铁块的产量比全世界其余国家的产量总和还要大。其棉布产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三。每年的外贸利润达七亿英镑，是其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国和德国的两倍。它的海外帝国在世界史上是最大的，而且持续扩大，直到最后占据了地球表面的

四分之一面积，和全世界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因此，伦敦也就自然成了世界的金融中心，伦敦的银行业也就繁荣起来。亨利·福勒和他的银行发展主要得益于良好的经济趋势，但他们重点在外币交易上。因此，两个月前，即1854年3月，当英国和法国对俄国宣战的时候，赫德尔斯顿-布拉德福德银行就被安排负责提供英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战役中的费用。当然，赫德尔斯顿-布拉德福德银行接受委托为军队运输黄金，也就成了蠢蠢欲动的窃贼们的目标。

“小毛贼，”福勒郑重其事地说，他很清楚自己是在代表银行讲话。房间里其他的抽着雪茄烟、喝着白兰地的男人也都是彼此互相了解的富有绅士。福勒先生觉得很有必要使用最强的辞藻来打消任何对银行的怀疑。“是的，事实上，”他说，“小毛贼，业余的。没有丝毫成功的可能。”

“坏人死了吗？”坐在他对面的皮尔斯先生口吐烟圈，问道。

“当然，”福勒先生说，“铁路警卫把他从高速运行的火车上扔了出去，他肯定立刻被摔死了。”他又补充道，“可怜的坏蛋。”

“他的身份确认了吗？”

“哦，我想没有。”福勒说，“他死的方式完全，嗯，破坏了他所有的身体特征。有人说他名字叫杰克·柏金斯，但没人认识他。警方对此事不大感兴趣，我觉得挺明智的。整个劫案不过是业余水准，它永远不可能成功。”

“我想，”皮尔斯说，“银行一定采取了大量的保安措施吧。”

“哥们儿，”福勒说，“当然是大量的保安措施了。我向你保证，一个银行不会在没有强大警力的情况下，每月向法国运输一万两千镑金条的。”

“这么说，那个无赖是想搞到克里米亚战役的军费了？”哈里森·本迪克斯绅士问道。他是个有名的克里米亚战役的反对者。在这么晚的时候，福勒可不想进行政治方面的辩论。“明显是。”他简单地说。当皮尔斯又开始讲话时，福勒松了口气。

“关于你们公司保安措施的内幕，我们都很感兴趣，想知道哦，”他说，“不会是公司的秘密吧？”

“压根不是秘密，”福勒边说边趁机从上衣口袋里取出金表，弹开表盖，扫了一眼指针。已经过了7点了，他应该离开了；但他认为只要有机会提升银行名声，就有必要留了下来。“其实，保安措施都是我亲自设计的。既然我这么说，我就恳请你们指出我这个既定计划的缺点。”他扫视了一下大家，接着就开始讲了。

“每批金条的运输都是在银行内部范围内装箱，不用我说，自然是戒备森严的。金条放在一些坚固的铁箱子里，然后密封。一个有理智的人可能认为这样的防护已经足够了，但我们当然还有进一步的防范措施。”他停顿了一下，呷

了一口白兰地。

“密封的坚固箱子由佩戴武器的警卫护送到火车站。护送不走固定路线，也不按固定的时刻表；也许通过人员密集的大街，在去火车站的路上，绝对不会被打劫的。我们雇的警卫从不少于十人，他们都是公司信任的、长期的雇员，而且都是全副武装的。到了火车站，这些坚固的箱子被放进福克斯通铁路公司的行李车厢。我们将这些箱子放在车厢里的两个最新出的丘博牌保险箱里。”

“真是丘博牌保险箱？”皮尔斯扬了一下眉毛问。丘博公司生产世界上最好的保险箱，其技术和工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不是普通的丘博保险箱，”福勒继续说，“因为是按银行要求的规格特殊制造的。先生们，保险箱的所有面都是由一又四分之一英寸的锻钢制成的；所有的门都装有内部铰链，防止来自外部的抓拽。此外，这些保险箱的重量也具有防盗性，因为每个都超过两百五十磅。”

“太令人难忘了。”皮尔斯说。

“当然，”福勒说，“一个有良好认知的人会认为这就是金条运输的缜密保安措施了。然而，我们已经进一步改良了。每个保险箱不是上了一把，而是两把锁，需要两把钥匙，两个保险箱就是四把。”

“两把钥匙？高明。”

“不单如此，”福勒说，“四把钥匙，两把在铁路办公室里。第三把在银行的老搭档特伦特先生的监管下。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知道他是一个最值得信任的人。坦白地讲，我也不知道特伦特先生会把钥匙藏在哪。但我知道第四把钥匙，因为我被托付保管它。”

“你真厉害，”皮尔斯说，“我得说这可是一副重担啊。”

“必须承认，我觉得有必要改进这事。”福勒若有所思，突然间不语了。

维恩德翰姆有点喝多了，他最后说：“嗯，妈的，亨利，你能告诉我们，你把你他妈的那个钥匙藏哪了？”

福勒没有反驳，只是温和地笑了笑。他自己不是个酗酒的人，他看着那些放纵男人的粗鲁表现，带着某种适度的满足感说道：“我把它挂在脖子上了”。他摊平手掌，拍了拍被浆过的衬衫。“我整天戴着它，甚至洗澡时，事实上，甚至睡觉时它从未离开我。”他露出了笑容，“所以说，先生们，你们这回明白了，为何那个来自危险阶层的小破孩儿的粗鄙的行径对赫德尔斯顿——布拉德福德银行没有丝毫影响。那个小恶棍根本没机会偷金条。好比我不可能，嗯，飞到月亮上去。”

说到这，福勒先生不禁为那个愚蠢行为而抿嘴一笑。“那么现在，”他说，“你们能找到我们安排的任何瑕疵吗？”

“目前没有。”本迪克斯先生冷冷地说。

但是皮尔斯先生更友好些。“我必须得祝贺你，亨利，”他说，“这真是我所听说的保护贵重物品方面最杰出的策略啊。”

“我自己也这么认为。”福勒先生说。

很快，福勒先生就要道别了。他起身说，如果他不赶快回到老婆身边，她会认为他在外鬼混。“我可不想受到惩罚。”他的话引起聚集着的绅士们的一阵大笑。到了离开的最佳时候了，他想，绅士们都想让银行家们谨慎，但不过于谦虚，这是个不错的行为方式。

“我送你出去。”皮尔斯起身说道。

5 铁路办公室

尽管英格兰的铁路发展迅速，到达伦敦的铁路线路有好多条，但政府从未力求建立一个中央枢纽车站。相反，各条铁路线都是私人公司建的，他们尽其所能地将自己的铁轨延伸到伦敦，然后建立其终点站。但在19世纪中期，这种模式很快受到了抨击。一方面，由于住房被拆，给新建的铁路线让路，在穷人中产生了混乱。另一方面，它也给旅行者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他们不得不乘坐马车横穿伦敦，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来继续自己的旅行。

1846年，查尔斯·皮尔森提出一个新计划，建议在拉德门山下建立一个庞大的中央枢纽车站，但这个想法一直未被采纳。然而，在相继建造了一些火车站之后（最新建的是1851年维多利亚站和国王十字站），新建的车站被延期，因为公众对此的争论已达到白热化。

最终，人们彻底放弃了建立中央枢纽车站的想法。在边远地区建立了新车站。当1899年，最后一个车站玛莉邦车站竣工时，伦敦已经有了十五个铁路终点站，比欧洲其他主要城市的两倍还要多。很明显，除了歌洛克·福尔摩斯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伦敦人能记得住错综复杂的铁路线和日程表。

19世纪中期，建设上的停滞使几条新的线路处于不利的位置，东南铁路公司就是其中一个。它的线路长约八十英里，从伦敦到福克斯通的海边小镇。直到1851年，东南公司的铁路线才进入了伦敦的中心地段，重建了伦敦桥终点站。

伦敦桥车站如它的名字所示，坐落在泰晤士河南岸，是这个城市里最古老的火车站。它于1836年由伦敦-格林威治公司建立。这个车站从未受过青睐，相比于后来建立的车站，如帕丁顿火车站和国王十字火车站，它一直被攻击为“设计与理念低劣”。然而，当它在1851年得以重建时，《插图伦敦》新闻杂志却回忆说，这个古老的火车站一直都以它的简约性、艺术性、真实性而著称。令我们遗憾的是，这一点现在已经消失了。

的确，这种评论上的转变总在困惑和激怒着建筑师们。两百年前的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就曾经抱怨地写道，伦敦的人们会鄙视某些丑陋的东西直到它们被拆除。然而，奇怪的是，替代品又会被视为逊色于前者；前者此时得到了热情洋溢的赞美。

不过，人们必须得承认，新伦敦桥终点站相当不尽如人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把火车站看成是“时代的大教堂”；他们希望火车站的建设能够融入美学和技术成就的最高原理。并且很多的火车站都以自身高高的、拱形的、精美的玻璃圆屋顶满足了公众的愿望。但是新建的伦敦桥车站每个方面都让人感到压抑。它是个L形的两层建筑，有个平的、实用的外观。左边的连环拱廊下有一排沉闷的商店，正前方的主车站除了安装在房顶的大钟外，没有任何的装饰。它的平面布置（最早时候批评的焦点）从未丝毫地改变过。

在重建车站的时候，东南铁路公司安排使用伦敦桥终点站作为其通向海岸路线的起始点。所有这些都是按租借形式进行的；东南公司从“伦敦-格林威治公司”租借了铁轨、站台和办公地，对方除了必要的设施外，没打算给东南公司提供任何更好的设施。

交通监管员的办公地由位于车站稍远部分的四间屋子组成：两间供职员用，一间储存贵重的已检物品，一间大的办公室归监督员自己。所有的房间的正面都有玻璃。整个办公区位于车站的二层，只能由站台上的一部铁楼梯进入里面。任何从梯子上去或下来的人对于办公室的人和下面站台上的乘客、搬运工及警卫来说，都是一目了然的。

交通监管员名叫麦克弗森。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苏格兰人，总是紧盯着他的职员，观察他们是否在望着窗外做白日梦。因此，在1854年7月初，办公室里没有人注意到在站台上的长椅上坐着两个旅行者，他们一整天都坐在那里；时不时地看看表，好像等火车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也没有人注意到这两个绅士在下一周又来了，又在那个长椅上度过了一天。他们边等火车边观察车站的活动，仍然不时地看看怀表。

实际上，皮尔斯和阿加用的不是怀表，而是秒表。皮尔斯有个精美的计时器，双面都是秒表，是18k金的。这款秒表被视为制作工艺上的最新杰作，卖给用于赛跑和其他用途的人。皮尔斯把表攥在手里，毫不引人注目。

又观察了一天办公室职员的例行公事、铁路警卫的换班、进进出出的办公室来访者及其他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事情后，阿加终于抬头看了看那部通向办公室的铁楼梯，郑重其事地说：“真他妈的要命啊。楼梯太敞亮了。你究竟想从那搞到什么？”

“两把钥匙。”

“为什么是两把钥匙？”

“我碰巧想要的两把钥匙。”皮尔斯说。

阿加瞟了一眼办公室。他并未表示出自己对皮尔斯的回答是否失望。他用一种很专业的口吻说：“我估摸着你要的两把钥匙在储藏室里，”他点了点头，没敢用手指，“就在职员后面的地方。你看见那个柜子了吗？”